

家子去秋一冊四卷孫淵如觀察自
校訂畢秋帆尚書彙入叢書者是
也後觀察復得影鈔之本又贈
吳山尊學士屬為刊行可見前
輩好古之篤其亦敢自信如此
庚申上巳雪中誌歲後於起奮齋





晏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 何言所校中書晏

子十一篇 臣 向謹與長社尉 臣 黎校讐太史書

五篇 臣 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

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

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

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中書以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

者多謹頌畧榭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

二百七

玉若... 晏子

國... 晏子

... 晏子

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
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
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
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
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
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
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
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
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

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
此重之晏子蓋短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

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
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
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
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
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晏嬰傳有與多相者謬

皇覽晏子家在臨淄城南其水南桓公冢西北

括地志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是子云吾生近而死遠易吾志

晏子長不滿六尺
故吾短非缺也

孔子弟子修曰晏
子其地曰春秋
後國必有子
子曰晏子一也
曰春秋

許者子孟男
 訓者子孟男
 其色如好物馬編
 射亡得如色多
 辨推而致廢一素
 旗備之備持一
 危下却却明一
 相用三千錢類
 梁邱子字宿
 子於老後也
 晏子一語也
 焉

注者服皮部

以發者老注也
 本六卷外而止
 條決不主也
 林果

晏子書者
 其凡九
 三印者
 其例者
 如柳者

晏子

月

晏子序
 晏子序
 晏子序

太平御覽引伏理齊地記曰臨淄城在門東二百里餘步者晏嬰家

晏子序

晏子篇目

內篇諫上第一

內篇諫下第二

內篇問上第三

內篇問下第四

內篇雜上第五

內篇雜下第六

外篇

外篇

序者六卷少條七篇附卷七老安十の
 卷者又提曰云在牙已止止後人據安取
 子為一故卷性多子也

沈本德目也

子
 子

一

七年，齊景公問政於晏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

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

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

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

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

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

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

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

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

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

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此言君上之德也。物類皆得其宜，則民無怨。

晏子正氣也。出於心，不假於口。其言也，不飾其辭。其行也，不違其節。此其所以為名也。

晏子正氣也。出於心，不假於口。其言也，不飾其辭。其行也，不違其節。此其所以為名也。

晏子正氣也。出於心，不假於口。其言也，不飾其辭。其行也，不違其節。此其所以為名也。

朱熹

晏子正氣也。出於心，不假於口。其言也，不飾其辭。其行也，不違其節。此其所以為名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晏子春秋內篇

卷一 卷二

四月十日抄過說苑卷一為子
氏考秋十九日抄於此

新都 黃之案 校

諫上第一

諫者言也言者諫也諫之言有直諫諷諫
諷諫者諷也諷之言有直諫諷諫諷諫者諷也諷之言有直諫諷諫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疆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疆

依潛蒼子列
本故所稱一本
作者是也潛
者子李取內
外篇重而列去
方附註者事
之者皆註術
者附註者末
之者皆註術
之者皆註術
之者皆註術
之者皆註術



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
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
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
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
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
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
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
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
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
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
爲禮晏子蹙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
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
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曰易
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
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
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

太平御覽卷之百三
十六

禮記卷之四
燕居第二

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
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
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
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
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
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
飭法修理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
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

然沈

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
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
無怨治內無亂行今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
治怒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
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為善上離德行民輕賞
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
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
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

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伯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饑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

飲酒令國致樂不已焉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

之妾俱足梁肉狗豕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策以隨百官之吏民饑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酒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駢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

皆多所任仍

厚于善者

則事倍倍仍

古曰物多則而

累多則多矣

云以內存仍

按仍即仍字

似之

加指器為歷也

似之

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
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
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塗。晏子乃返。
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
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朞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
之薪撩，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
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
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
粟狗不食，飢肉辟拂，噍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
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鐘，薪撩萬
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金三千。公然後就內
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
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
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
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
扃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
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

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
 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
 夫必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
 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
 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
 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
 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
 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

莫之從公不說晏子是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

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
 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
 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
 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
 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
 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
 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
 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

莫之從
此亦下力月
 亦存哉計

莫之從
此亦下力月
 亦存哉計

安逸樂順于已者愛之逆于已者惡之故明所
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
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
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
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
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
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
與左右相悅頌也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

為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
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
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諸其上故雖有
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
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
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逝之矣遂鞭馬而出
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
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
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

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
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
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
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
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
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
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
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

畢
馬失

嬰子說公因稅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
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
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
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
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耻而惟圖耳目之
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
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
夫駕八匹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
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之田獵則不便

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䟽嬖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顧君圖之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

左傳
加子服
曰
名

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茶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茶饜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瘡暮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

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
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
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
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
眾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
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
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
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
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

孫

孫訪如侍仙會極心通
底至妻解一拜

然則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
命會譴母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母治賓客之事
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
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
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
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
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
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

卷一 一

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
 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
 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
 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
 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
 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
 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
 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
 為邑

神功妙術卷一

之私神也

楚巫微導齋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
 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
 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
 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
 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
 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
 齋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
 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惠神將降
 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

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齋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

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齋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齋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齋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

初不祀之者作祀
國仍故也作書
初不祀之者作祀
初不祀之者作祀

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
 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
 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泉將
 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
 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
 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
 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
 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間立公喟然歎曰嗚

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
 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
 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
 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
 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
 其方任賢而贊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
 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
 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
 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

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
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
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
寇讐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眾肆欲
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
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
洵去此而死乎列子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

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
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
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
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
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
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
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
笑也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

列子力命之

列子力命之

列子力命之

列子力命之

列子天瑞引晏
子曰言外有方
可說文作訂
死也仁也息者不
仁者伏焉
初言也十七是作朱
初作焉之北日而
三作也位屏內注
謹弗執

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為善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
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
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
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
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
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
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
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

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
西面望睹彗星名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
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嘗彗星之出天
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
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
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
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第又將見矣公
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
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

出背袒也表禮

初言也十七是作朱

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齒默然不問晏子諫曰
 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
 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歛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
 皆悅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
 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歛盡力不能周役民
 氓饑寒凍餒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
 用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
 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

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為
 上而忘下厚藉歛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歛死
 齒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
 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
 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懽哉雨雪三日
 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
 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温而知人之寒逸
 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

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暮年不去公異之名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

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疆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曹見二丈夫立

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蓍者至公曰
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
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蓍者曰師過泰山而
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
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蓍
之言也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
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名祝史祠之晏子
俯有間對曰占蓍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
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

古平術說引古史
後曰齊景公伐宋
曲梁多見有難文
夫廣於易易曰
君所多月或或
其言甚如心好
曰公是則伊尹
若大而難大上
而難其言好說
曰公是則伊尹
曰公是則伊尹

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
顏以髯允上豐下偃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
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允下僂身而下聲公曰
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
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
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
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
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
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

晏子
卷一
十一

景公畋于罾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

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

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

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

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

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

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

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

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害

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害

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其知其罪然後致之

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諫下第二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圉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

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壹
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勅其意乎夫民
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
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勅其功則使
一妄勅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
乎晏子曰嬰聞與君與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
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鷄
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
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
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
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一不能足以粟今齊
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
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
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
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于
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
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况奪其財而饑
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

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
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而
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
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干
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
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為老而見婦雖然必
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恠哉有淚
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

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
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
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濫不為禽獸傷人民不
為草木傷禽獸不為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
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
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
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
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
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

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
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
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
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
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
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
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
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
財力以羨餽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
行暴之大者崇玩好懸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
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
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
于衆而三辟茅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
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
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
令趣罷守槐之後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
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

初二十二年

丁公及及太子
孫子述及子克
曰丁

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眾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眾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上景公令兵搏治當臍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

為聞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廼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

初二十二年
丁公及及太子
孫子述及子克
曰丁

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爲長庖將欲羨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

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庖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庖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

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
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
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
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
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庾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
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
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
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昔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
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
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
不敢盤游于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
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
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
不聽臣臣將遊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
朝韋問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
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

獨寒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冑坐陣
既死後亦不唯去之獄生於地
 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
 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
 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
 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
 始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
 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
 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

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
澤見蛇蛇之穴也

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景公為臺臺成
此台也
 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

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是重斂于民民必哀
重斂于民民必哀
 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
名不祥

公乃止
說為台諫也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
 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
 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

此又事秋修系云
 言一表之保有大
 已言後凡六名
 陰律十二月也

別行

華大經系于少公

日善乃以祀焉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絢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公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

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使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眾悅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

清者不於州云衣
多陽者之制言
清者不於州云衣
多陽者之制言
清者不於州云衣
多陽者之制言

益教 沈奉

後漢書記志注
之志 始初始注

日帶之
後漢書記志注

不務于鬻胼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

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紕衣孿領而王天下

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

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櫓巢窟穴而不惡

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

作服為益益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

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於身用

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為櫓巢者以避風也其不

為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

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

鏤示民知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

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

為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

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

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

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

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

過矣

卷一 三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減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
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
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
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
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
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
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
衣服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
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志心于邪君之蒐

志

晏子 卷一 二十九

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
據裔欵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
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
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
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葉又生也公何不去二
子者毋使耳目淫焉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
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佻
而不駟可以導衆其動作佻順而不逆可以奉
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

志

疾

志

卷一 二十九

駟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
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口寡人受命退朝遂
去衣冠不復服

說苑語林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
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
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

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

升鼓之微以蒲倉廩合䟽縷之縹以成帷幕大

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

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

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

節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

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

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

謂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瘖室

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靈臺卑狹者

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

鼓比年

此後即此意
升鼓之微以蒲倉廩
合䟽縷之縹以成帷幕

說苑語林

說苑語林

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為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天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

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罄而不勝食又厚藉歛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

晏子
卷一
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印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已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日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相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

諸遂入見公曰有逢于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官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室官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官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蒲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

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
 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
 今未嘗聞求葬公官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
 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
 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
 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不解衰
 去經布衣滕履玄冠芘武踊而不哭躡而不拜
 已乃涕洟而去

意林作晏子之故不云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

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

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

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

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

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

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

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

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已

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

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
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
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間邪行交於國也昔
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
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
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
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
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
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
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
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
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
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齒反明王之性行百姓
之誹而內嬖妾於僇齒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
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
諸侯四隣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
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皚皚小事之成不若
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

此句
小

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
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
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
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
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
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
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
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

有禮於群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

為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

眾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為妻之道使其眾妾

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

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

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

曰君過矣夫厚籍歛不以及民棄貨財而笑左

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

開 晏子春秋卷之六

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
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
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
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
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
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
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
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

妻勇之士以禮不
計心而殺之晏
子之舉過矣

後山經系分
山得書焉

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
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中若去之公曰三
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也也晏子曰此皆
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
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
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
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
矣接一搏獮而再搏乳席若接之功可以食桃

召臣者秋知化
學之招惟希而
刺猶為破日秋
三歲日猶也

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

郤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鼃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鼃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遽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

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

晏子

卷一

三十一

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

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

以飾

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設花備又文也

有日三石於子決於南

本

易子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晏子卷之二 一孝亦卷三

問上第三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悞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

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菴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

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父菴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菴逐群公及慶氏亡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

左傳卷二十三
莊公二十三年
秋齊侯將伐魯
晏子對曰不可
君得合而欲多
養欲而意驕
得合而欲多
者危養欲而
意驕者困今
君任勇力之
士以伐明主
若不濟國之
福也不德而
有功憂必及
君公作色不
說

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

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

伐魯

景公伐萊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萊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

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

晏子
卷二
三
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
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
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群
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歛之人行侵大
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
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強災害加於
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
威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
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

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
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
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已爲人者重自爲
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
爲後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已矣故晏子知道
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
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
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

上卷高字季
次之也

管子

管子
管子成文

管子卷之二

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
 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
 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下
 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
 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
 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
 稅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
 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
 隰朋暱侍右左多過獄讞不中則弦寧暱侍田

野不修民堪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
 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懼畏繁乎樂
 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
 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
 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
 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
 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
 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

管子

卷之二

五

又齊國能遂其功而立文德亂合兄弟撫存豈
州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
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
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
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
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
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
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饑色不以飲
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
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
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
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
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
侯臣孰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疏遠賢人而
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歛若不得厚取於民而
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
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
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

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
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
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
能事其上上下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
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
君臣猶好為義下之安安也奄然寡聞是以上
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下相收政之大體存
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雒韓

齊國編

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
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
而不服於隣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
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
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
宇之後為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
以施于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
負携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
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

不亦幾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

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

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

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

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

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

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繁

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

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

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

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

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

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

具珪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

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

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

律法如律外律
恩培橋

服者之
標勿乃之則也之
人主可著研案之
程者何也
清讀去聲

韓父子外家人
法有之之善明

韓父子外家
法有之之善明

卷二
斬伐無偏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偏川澤
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
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
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偏川
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
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
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
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
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
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曰
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
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
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
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
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
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
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省者處下而不

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

為國為民
知為為
親為為

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縻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

為國為民
知為為
親為為

一
卷之二

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者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蒞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救民則其道也與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

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

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
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無
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
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歛而託之
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
君行此三者則危爲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
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
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
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於民而不以身害之是

臣望
廷君

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
進不爲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
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
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
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
縵密不能麓苴學者誦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
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踈者危交游
朋友從無以悅於人又不能悅人者窮事君要

不先
後

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修道立義大不能
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利以修
專滅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
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
不順不敢以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無不
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
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
子之常行者也

三而
服報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
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
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
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
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
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
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
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
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

治國
檢

司國德

不民日

刑

辟所求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
 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
 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
 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
 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
 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
 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為法下相親為義是以
 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

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
 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
 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
 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
 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
 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
 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
 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

民身

初邪妄

邪妄

臣之

臣之

見用臣之

臣之

臣之

臣之

臣之

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拚賢以隱長不
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
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
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
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
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
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
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子

歡乎新慢乎故恠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
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
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
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
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
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
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歛殫百姓四時
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

神祇
易序

行順

神祇
易序

神祇
易序

神祇
易序

神祇
易序

者有賚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
 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
 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
 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歛和乎百
 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
 降雷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
 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
 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

晏子
 不
 意
 天
 姓
 德
 虞
 虞

此如後說
 名
 晏子
 精
 義

惡乎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蒞國以暴和
 民者危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
 王修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于崇侯之暴
 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
 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惡乎
 失
 國
 危
 和
 德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
 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
 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
 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廢天地有不

責
 焉
 無
 已

晏子
 卷二
 十五

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畧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湏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柰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信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入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

奢贍

大智
吉賢
紀國

都
安

使邇
臣

力利
死餘

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寃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辟親馬
征請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為也

了乃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意同

依乃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

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問下第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尊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為巡狩諸侯之天子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

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
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
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
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
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
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
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
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
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
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
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
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
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不無零途其清
不無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亡其行

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邀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

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
昔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謁于
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
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
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
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
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

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
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䟽得處其
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
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䟽不
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
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
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
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

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
 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
 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
 爲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
 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
 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
 復見

妙也
 此志
 若也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
 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
 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以以子
 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嬰不
 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
 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
 及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僂崔杼之尸滅賊
 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
 家之患不伐功焉鏗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
 謂仁人矣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

樂亦內破修亦哀

魯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偏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為一心魯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偏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譏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芟芄棫樸薪之槩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此意

此意

一幸也方夫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歛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

易曰君子之克
心乃成也

依極其游泳之柰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
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
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
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
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
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
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
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
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物也
神也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
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
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蹙然曰諸侯之交紹而
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
君無稱焉平公蹙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
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
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田氏
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

左傳昭二年
言齊甘晏嬰

言于焉

卷二

二五

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
登於釜釜十則鐘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巨
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
魚塩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
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國都之市屨賤
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
當僂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
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
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

田氏
急

焉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
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
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
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
讐樂郤胥原孤績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
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
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息况日
不悛其竟又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
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

行長
修九
口
多
多
也

岳

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夷紀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治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信，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信。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踈而不恃，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

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
 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
 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禮貌
 以華不任於上則輕議不薦于友則好誹故用
 于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
 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為生債于
 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辱
 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叔向問晏子曰事君
 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處

世
 世
 世

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眾不廉
 上以為名不倍民以為行上也潔于治已不飾
 過以求先不讒護以求進不阿私私不誣所能
 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
 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
 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
 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
 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
 子也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

氏石

揚修子
多身字地
倪古字
考古包

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饑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畝。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考古包

考古包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
 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
 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
 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
 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
 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
 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益不決乎死也而不苛莊敬而不
 狃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劇行精而不以明不

楊修曰君子為
 精也視夫三刻

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
 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
 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
 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
 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
 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
 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為名故道者世之
 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為道以

此

此

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

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杜預注信於朋友也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

刻
人

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廼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憚可以使百姓強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

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

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桓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

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

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

何若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灋

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

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敵也且嬰聞養世之君

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

百心何道也

高孔若法也

三信曰一心可以事百君

三信三心今若身

三信三心今若身

三信三心今若身

三信三心今若身

三信三心今若身

三信三心今若身

三信三心今若身

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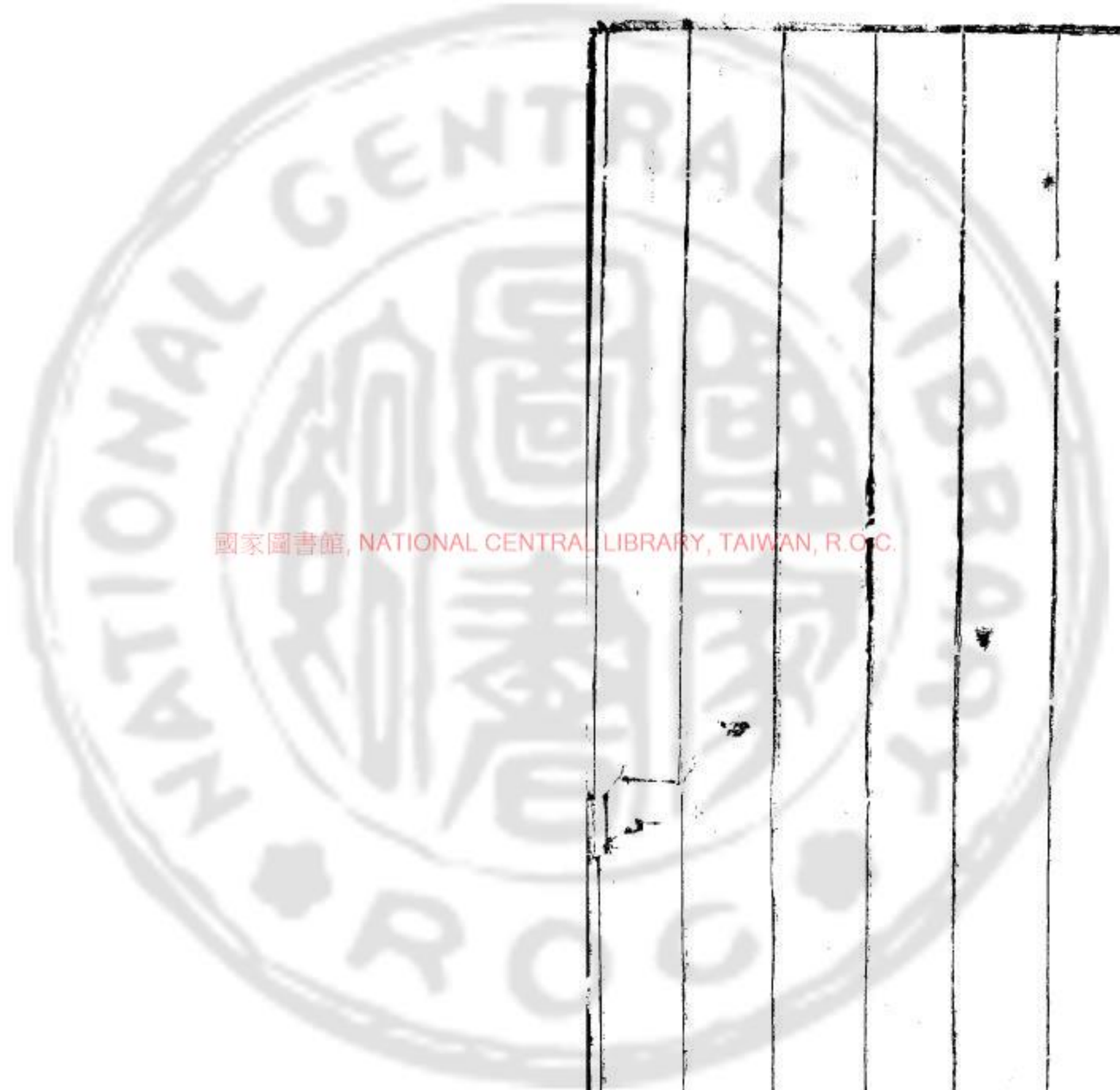
廢矣

高祖三好以為向

李照

字注作像者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晏子卷之三

禠上第五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
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
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
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
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
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疆而無禮好勇而惡
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

或說為

嬰言

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畊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噴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

無死矣

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不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

孰

死

行

以死為義者死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功終
溢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與三踊而
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
民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
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
不盟者為壇三仞培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
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
不盟者執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

不與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培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執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

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
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嘆曰

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

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

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

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

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

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

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書後注崔而曰晏子不與崔杼之盟也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培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執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

於齊州也

二

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

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

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

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

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

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厨嬰

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

命不渝晏子之謂也此多存身之曰名臣者非不守也

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

說召免之此多存身之曰名臣者非不守也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

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

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

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

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竄而惰民惡之決獄

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

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

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

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

一不守名而守

精此子

此多存身之曰名臣者非不守也

此多存身之曰名臣者非不守也

此多存身之曰名臣者非不守也

十年御定の事

右平物是の事
おの事

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情民說決獄阿
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
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
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
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
晏子賢廼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
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
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

相
説文卷之
卷之

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
百姓大亂公恐復名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
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黍收之處不足絲蠶於
燕牧馬子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
景公知窮矣

一存如似也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為民發粟公不許當為路
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
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
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

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為殆有為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

養鰥寡有室

說苑卷之四

景公探雀殼殼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殼殼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殼殼

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

探雀殼殼弱反之是張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

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說苑卷之四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

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說苑卷之四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

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

子睹裔欵說苑卷之四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

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

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出反不果是以

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

六馬以出正閨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

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

今見戮於刑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

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

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刑跪直辭

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

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

可於是令刑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

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

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

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

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

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

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

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

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

樂哉今夕吾飲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

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

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

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

不亡

說苑新編卷之三

說苑正論文句

說苑正論文句

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
 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
 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
 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
 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
 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令噐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
 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
 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

說社稷
 說天子
 說大夫

詩

晏子之說也

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音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

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僭僭言失容也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

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

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

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

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晉平公欲伐齊

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醉范昭曰請君

范昭之說也

新居作... 禮記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飲之
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
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
舞之太師曰真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
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
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
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
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
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

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
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
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
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
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曾之年穀
何如對陰水厥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
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水禮也陰水厥
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

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
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
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
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
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
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
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
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

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
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
貪于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
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
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
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
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
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
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

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名也

公遊於紀得金乃發視之中有月書曰食魚無

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

其鰥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

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

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

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間紀有此言

注之其不亡何待乎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孝子 奉以誠

力也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之少時

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

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

我者甚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

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

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

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

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

忠道 孝誠

子路曰
又曰

初子路也

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說者謂之也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
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
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
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
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
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
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
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

仲尼之有命曰
初子路也

初子路也
又曰

初子路也

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
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禮記卷四
晏子之魯朝食進饌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
肩晝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
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
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
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魯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
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

晏子

卷三

十三

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操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操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甚之糜醞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蘭本 古蘭草也 作蘭草也 亦名蘭草也 亦名蘭草也 亦名蘭草也

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操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操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甚之糜醞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操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操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甚之糜醞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操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操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甚之糜醞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

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

一季作出德
元

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誦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醪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

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危而反誦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此全功之道也
新序卷之五
晏子與齊侯
晏子與齊侯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廼為人僕御然子

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
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燕之游士有泚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
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
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
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
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
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
泚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

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
於我况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

睹者豈不多矣然吾決訖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

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

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

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

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

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

一書仙卷

注云一作
施履

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

晏子事齊景公以諫為名
亦在齊以退託為名
亦在齊以退託為名

說晏子為名
死子以國世而名
士以死國一死
其死也死多也

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高糾事晏子而見遂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

說晏子為名
死子以國世而名
士以死國一死
其死也死多也

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
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
間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
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
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
餽之長也是以辭

一本脫此三言也
左氏傳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直經帶杖菅屨食
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
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

大夫以爲父服也
禮下

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
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雜下第六 一有也卷六

子思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
禁之曰女子而男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
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
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
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
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

移其飾於外也

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且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

之廼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

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

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

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

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人覺召晏子而告其所

石事物為三百九

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

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畧而駭獸故殺之斷其

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

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

之國人不知其薈也曰君憫白骨而况於生者

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為善

易矣

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相常騫曰君為

臺甚急臺成君何為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

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栢常
騫曰臣請穰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
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
日問公曰今昔聞鴉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
使人往視之鴉當陞布豈伏地而死公曰子之
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
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
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
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焉

前騫辭曰爲禳君鴉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
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
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爲
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
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
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
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
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
歛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說苑卷之三

說苑卷之三

說苑卷之三

王念孫曰邪夕淫
一轉星入春秋明
理者星正也
字也其所指正者不
正矣者該注言也
字邪不正也
又及西義周神
凡行人之儀不邪不夕
邪氏月不也
西鄉
方心也

景公新成栢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
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
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
匠曰立室以宮短為之於是名司空曰立宮何
為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短為之明日晏子朝公
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為夕晏子
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
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
以尊周也公蹇然曰古之臣乎

晏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鬪不勝晏子
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鬪而寡人不勝我其死
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
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
與公鬪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
為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毋及書公所
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
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鬪而不
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

凡此道也

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疾大

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功

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

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以

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

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

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

色可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

如曰如履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

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

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

席傳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

何如曰如蒼王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

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

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

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儉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

說苑作憊然曰天子請見晏子憊然

晏子

卷三

說苑作憊

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憊然
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憊然又曰天子請見
晏子憊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
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
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
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
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
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

齊之即齊也
海行楚人即也

和子記充使作奇
法安口作物門

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
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
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
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
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
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
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
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

平知楚七百七

本亦王
加說死
亦作

晏子

卷三

三三

子酒酒醜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

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

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

此記按蓋若星
此浮野注晏子
秋日的春春能
也日君命信
子以公賜
此浮野注
信野注

晏子

卷三

二五

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此則係
生以布
國之善
晏子之
此則係

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
 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
 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
 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
 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
 賢者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
 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外况若有
 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
 職若有播也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

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
 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
 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
 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
 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
 無宇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為獨立而
 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
 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

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栢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得四十年

樂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名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為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為不助樂高曰庸愈於彼乎門開公召而入樂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群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禁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樂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

杜預曰為之謂也
意如也

方信如也
利其言相也
言其心也

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為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

杜預曰釋例也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邺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邺殿廼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邺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

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左傳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為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為人臣者先

一季也

杜預曰

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
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
臣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
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
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
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
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
加矣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

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
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
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
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景子方食景公
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
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
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
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
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

射陽長

釋文

言

初信

大平

物

政

持

政

政

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宅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

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為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為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為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卷三

三

七

外一節
後德子言瑞子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

外一節
後德子言瑞子

貴何賤是時也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為是首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麻遄已其是之謂乎

外一節
後德子言瑞子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廼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廼

許之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
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
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
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廼往燕晏子之家
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
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
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

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
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
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
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
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
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
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
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

臣

晏子之妻曰
此子之內子
耶

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
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
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
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
遂讓不受

後漢書卷之四

山陰守孝事母至孝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
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
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
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

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
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
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
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
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
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
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

林少以故視管仲也
管子曰管子曰管子曰
管子曰管子曰管子曰
管子曰管子曰管子曰

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
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
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汚下
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
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
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
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
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
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

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惰
而家富是彰汚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
異日朝得間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
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
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
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土不可窮窮不可
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任防

晏安子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Library

1.1

100000

晏子卷之四

外篇上

此以下附內篇

種時如時

初序
列
及
信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
 仁人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
 人也夫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
 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
 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
 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
 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者畏禮義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一春冬送
乃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噉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疥逐，疴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齎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

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成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

鹽屨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
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
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
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
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
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
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
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公疾愈
景公飲酒樂公曰十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

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
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
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
所願也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遯臺梁丘據造焉公曰
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
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
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杜詩以可字
方以可字
杜詩以也字

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于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
且平奏駸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
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
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
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
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
取誣焉天道不誥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
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

用亂之故民卒泯亡若德之固亂民將泯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

菽粟食鳧鴈出

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

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君不推此而

苟營內好私使財貨衝後名偽備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

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

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遍之也君

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

湯武可為也一殪何足恤哉說死至公多句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

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

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

公既喜於為師
之教而為之大
湯武之可於此

韓詩知信仇者為之
出權所事也

一書作信

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
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
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
命矣

說苑正論之曰作詩如傳老以子句

景公登筲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櫺者公令
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
雍門之櫺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
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
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

一本同作如

見也續紘琬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焉
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
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
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築長廡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
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
矣而役不罷愒愒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
景公慚焉爲之罷長廡之役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

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強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當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

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

不存以石也

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
 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為其民是故
 尚之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
 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
 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為者也
 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
 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
 今其母不幸而死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
 力不能合柩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因

孔叢諸事盈成匡
 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
 也世以為為孔子門人

孫書是編

左傳昭廿五年
 楊柏而莊桓也
 記及編而也
 引及編而也
 楊柏而莊桓也

問其偏柩河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
 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柩寄于路寢
 得為地下之臣擁札搵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
 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
 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
 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
 盆成适慶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
 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
 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今為人子臣而

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毋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爲游觀旣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

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經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

相神為名
此術于故
小或心方

奚曾為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繆
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
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
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
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槁也夫
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
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
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徃失而益之
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為大利變而務

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
柰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群
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
子於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
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
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
去焉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
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

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為罪晏子蹙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侵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考力之對曰吾聞之微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

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些猶倮而高榷者也

一在

一在

此名標墨記也
云之公汗而晏子事
之以國美公情而
晏子事之以力為
公情而晏子事
以信為公情而

與疑舉字

仲尼曰靈公汗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

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

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莖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籍歛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

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
 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
 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
 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
 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
 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君
 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
 重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
 宗宗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廼反迎而賀臣愚

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
 僻景公廼下席而謝之曰子疆復治東阿東阿
 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後為政理之詞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
 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
 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
 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
 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公以為
 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

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為臣
 退而窮處東畔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
 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昏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
 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
 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
 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皆朝晏子沒而後
 衰

晏子使高糾治家二年而辭焉儻者諫曰高糾
 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

多後運動靈也

注句通夜初作白字
 在房心一問為後注
 与星也為心為后也
 与星守房心知地動

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及
 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四**維將不
 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
 之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
 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
 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
 卜曰昔吾見鈞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
 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

臣乃在田子也
請以回子問之也

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对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

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為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玄豹之氈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脩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

一考以出為外為以
亦文附見內為尚禮

為中

此飾傷以君子者之
傳其孝於之而家於
定其於考而於於
民久者以考之
善以信業於煩而
行以道而難也
移其考而考之考
此考亦見考考
同考考考

此又此皆感也為欲
此考亦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

為教固辭而不受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

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

下好樂綏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

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

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

于容不可以道眾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

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

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

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眾博學不可

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

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

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愚其民也不可以示其

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

所以導眾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

敬見不問其道仲尼廼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

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

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仲尼西

晏子
卷四
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是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鍾鼓于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

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悅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

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
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
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
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
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
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
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
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

于鬼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
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
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
僂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
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
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
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
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
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寒故以為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為間矣曷為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廼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况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廼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作本缺七
季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暮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濇濇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

列子得河江浦

同上生... 而後於... 初時... 故亦... 也

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蠱巢於蠱睫再乳再飛而蟲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為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間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為有亂皆操長兵而立于衢間柰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為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

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為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

而因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邀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_伏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

左傳昭公... 晏子死... 國... 晏子... 也

夫... 晏子... 也

夫... 晏子... 也

告夫謂之曰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謂之曰涕沾襟章

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

遊於公邑之上謂之曰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

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

去謂之曰

晏子死於十有七年景公付棺大矣嗚呼謂之曰夫何足道也

晏子死於十有七年景公付棺夫何足道也

晏子死於十有七年景公付棺夫何足道也

晏子卷之四

建射也

晏子死於十有七年

晏子死於十有七年

